

太平治蹟統類

太平治績統編

是日楊汲落寶文閣待制知黃州崔台符降一官知相州
王孝先降一官知濮州先是汲等相繼爲大理卿持法刻深
獄成其意至是爲御史論均奏略云邪虐不斥無以戒暴吏
侍從不清無以正紀綱刑獄非其人無以安善良願陛下特
行罷黜以合公論於是三人同貶 司諫王巖叟又言張璪
姦邪又四奏張頡邪佞右正言王覲言臣切見今日差除監
司多不協公議又言中書侍郎張璪面柔而心很言甘而行
險乞罷其執政 癸酉新除中書舍人林希爲集賢殿修撰
知蘇州先是有旨以希爲中書舍人御史劉摯王巖叟劾希
黨附張璪不可使爲中書屬官具奏劉摯明日又言之孫升
復連章論之遂有是命

九月己卯中書侍郎張瑑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先是諫官御史如王覲孫升王巖叟蘇轍劉摯累章疏瑑邪佞請出之上欲退之以禮章不肯下覲等論之不肯已初簾中宣諭巖叟等曰明堂大禮後瑑必退至是明堂禮成瑑亦引疾請外遂有是命

十一月戊寅起居郎蘇軾爲起居舍人曾肇並爲中書舍人王巖叟凡八上章言曾肇皆不聽因乞罷言責亦不聽亦以肇非才進也御史呂陶亦言肇之邪險

十二月王巖叟入對再論曾肇事曰肇乃姦臣曾布之弟布妄言鄭州可廢爲縣朝廷遣肇復按可否肇心知其非鄭之所樂歸而實兄之言誑上之聽輒以爲可廢遂廢之由肇一

言使一州受弊幾二十年肇真小人不可用乞落中書舍人

令與外任

此係巖叟入對辭

二年四月壬申朔戊申尙書左僕射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初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屢請罷黜清臣清臣亦累表乞補外遂有是命

五月壬子詔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同舉監察二人二人等奏臣先準敕舉御史遂薦承議郎張舜民居官有補被黜無名乞陛下特賜優容許歸言路 己未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御史王巖叟司諫朱光庭王覲御史孫升韓川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累奏不報 庚申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等至都堂聽詔梁燾同御史與宰相辨論久之明日

面諭卽退居待罪而孫升再劾給事中張問不封駁張舜民罷職事燾面詰之問引咎而已於是批旨付三省曰巖叟等久在言路宜稍遷擢燾於禁中詬同列升朋附黨宜罷於是用公著言巖叟等皆優遷升燾有是命左僕射呂公著先慮言者將激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王巖叟爲起居舍人不拜乃除知齊州尙書左丞劉摯言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十數人臣竊料陛下必以舜民輕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議者欲慰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不體聖明優禮故老又一失也今又移罷臺諫恐不止三失

七月朝奉郎沈季長爲少府少監諫議大夫孔文仲言季長

本無學問技能止是王安石門壻鼓唱王氏經義聾昏眾學
今一旦召從外路副貳等監季長之黨布散如蟻一季長進
則百季長相繼而來不可拒矣左司諫呂陶亦以爲言詔罷
季長少府少監知秀州 御史中丞胡宗愈言杜純頗辟刻
深無學術進不由科第用法徇私乞罷其侍御史執政力爲
純辨而中旨令與覲更任宗愈又言純諂附絳乃出知相州
臣寮上言竊聞近有指揮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居住呂
惠卿許于泰州居住竊聽朝論人心洶洶不安惠卿操心貪
險爲性凶邪言足以鼓扇羣小險橫足以脅持上下其執政
之時凶人布列中外殘黨尙未消息聞引置惠卿於江淮之
閒羣小莫不相慶兼惠卿凶殘忍詬貪冒無厭旣得近地必

須日夜呼召黨與力肆營求造作訛言謀害朝政凶人漸長其勢可憂欲望朝廷依舊且令建州居住指揮更不施行言者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孔文仲御史王珪司諫韓川也

十一月監察御史趙挺之言朱光庭奉使河北而空累年之積又監察御史方蒙言朱光庭奉使一出而空河北措置之財且措置司物料其經營之勞多矣倘給散有方雖水旱凶荒可爲累年之備一飢而散之殆盡乞行黜降以允輿論詔朱光庭具悉以聞

三年二月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爲右正言司馬光旣沒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呂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哲宗棄四寨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卽位夏人復遣使詣闕陳慰繼又進助
山陵其十二月乙丑其母薨復來告哀以馬駝進詔答之復
進奉以謝當是時朝廷追原先帝本意息兵養民而外廷之
議謂夏人衰弱不須過爲姑息獨范純仁不然上書曰夏國
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得賊中事宜漸卻添屯兵
馬必是敵情疑沮卻欲別生邊患伏望以陝西生靈之地故
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可罷兵俾西夏復見太平陛下好生
之德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在陛下一言爾嘗讀
漢光武報臧宮馬武書良有深誠臣恐陛下欲聞謹錄繳進
惟聖心采擇

詔書曰黃石公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府也故

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長樂身者亡舍近謀遠者勞無功舍遠謀近者逸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皇皇人不自保而遠事邊外得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強而屯田警備傳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大時純仁以侍講召而侍讀韓維門願苟非其時不如息兵

下侍郎司馬光亦俱勸上以棄地和戎爲利維上奏曰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賊始以問罪爲名旣而收其土地致夏人違失恭順外國之俗以不報仇怨爲恥今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復奪去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爲可恥若興師拒戰則邊隙復開兵連禍結未有已時竊思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請爲陛下陳之皇帝春秋尙富太皇太后深居九重豈嘗習聞軍旅萬一寇兵

犯塞邊書數至發兵調食應接不暇或以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永樂之敗關陝凋耗士氣未復今若興大役必有違命而散爲盜賊者外虞方作內患又起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繇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沈謀重望之臣爲之統御忠義拳勇之將出當戰鬪幹事宣力之臣促辦糧餽歷數在朝之臣恐未足以充此又兵械皆捐棄之餘帑庾有乏絕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死秉常復位恭順有禮若及此時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虛此地之不可不棄一也朝廷自得熙河歲費緡錢五六百萬得蘭州又費百萬以上得多

費廣拓地之害亦明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二也議者以爲蘭州近夏人巢穴最爲形勝亦有要地可以增置城堡棄之非便若欲興師收復靈夏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奉空虛之地則又添一熙河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三也遼夏二國婚姻脣齒萬一遼國貽書援先帝興師之意請所失地與之則恩歸於彼不與則彰先帝之過而邊患復興此地之不可不棄四也在我可貴者禮義恩信也在彼可賤者貪婪暴虐也今采所貴以臨所賤則在我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在彼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

元祐元年二月壬戌光奏曰神宗皇帝以秉常爲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因命河外諸將收其邊功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

吳堡安疆等寨用爲已功非國計也此數寨者孤僻單外難以應援田不足耕墾地不足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此眾人所共知也中國得之無利而彼則失之爲害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討襲是以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請臣其志止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乃降指揮前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扶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後云止將已得些子邊土聊爾示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彼旣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以陛下繼明皆不遣使人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臣料其意有三一者猶冀

朝廷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息伺隙
入寇三者久自絕於中國其國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
因爲商販耳昔衛貳于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旣服卻缺曰昔衛
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
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於衛今西
人所爲如此朝廷旣不得拒絕其使又不能開納與之更始
彼來則迎送館穀去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
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故置之度外殊不知數年前王師
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場屢請不還彼怨毒
覬覦之心日夜不忘譬如虎狼垂頭熟寢人見其不動狎而
侮之以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爲之止有二策

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卽位
天下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李繼遷俶擾西陲十有餘年
關中困弊眞宗卽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德明
爲定難軍節度使邊鄙安寧者四十年此乃祖宗成法今秉
常罪不大於繼遷米脂等寨不多於寧夏陛下誠能於踰年
改元之際特詔推恩盡赦前罪今後貢獻賜予悉如舊章廢
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
地外原係夏國舊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
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留爲
後圖猶似有名至會州尙在化外而經略司遂稱熙河蘭會
固嘗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略司如

此則西人忽被意外德音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扑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眾所費千萬僅得數寨今無故棄之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朱崖詔曰朕日夜維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大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帝王大度何耻之有萬一西人積怨逞凶投閒伺隙兵連禍結如向日繼遷元昊雖有米脂千餘寨何益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茶綵百貨之所自來故其民如嬰兒望中國乳哺之矣元寶慶歷年間元昊負恩僭亂中國未嘗蹈境破軍禽賊屠城有其社稷也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

緣邊吏卑辭納款稽顙稱臣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
思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
法禁疏闊邊民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又頻遣使商販中
國雖不獲歲賜之物而公私無乏得以偃蹇自肆陛下誠能
卻其使者明敕邊吏嚴禁私市年歲之閒公私困弊自然將
來禮必益恭然後責而赦之許通私市然邊民與西人交易
日久習玩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爲難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
全無失也又奏曰臣於十二日上言乞下詔赦西人之罪還
其侵地以安邊境至今執政議尙未決若行臣前策可以萬
全後策有得有失豈可棄上策用下策舍萬全而就有失也
今民困力窮府庫窘乏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